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现状分析

——以汉江号子为例

周恬静　刘 蓉　崔晓丹
西安工程大学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保护和传承尤为重要，但由于“一徒难求”、受众群体有限、传播方式单一等问题，正面临传播和传承困境。本文以汉江号子为例，分析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的现状，探究其所面临的困境，以期为其进一步传承和国际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并为音乐类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智化；传播现状；汉江号子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6 月举办的全国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非遗文化的重要性，并指出随着数字化传播的发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需借助数智化手段。传统音乐类非遗作为重要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活态性和生态性等特点，但传播生动性和有效性相对较低。因此，应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利用数智化手段实现创新型保护和传承。以汉江号子为例，这一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民间音乐，正面临濒危失传的风险，因此运用数智化手段进行国际化传播，保护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是迫在眉睫的历史责任。

汉江号子，是汉江船工们在生产劳作过程中情绪的直观反映。汉江号子蕴含着丰富的音乐元素和深厚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劳动的复杂性，也是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重的劳动中，汉江号子可以统一众人的劳动意志，协调动作节奏，如同战斗的号角，凝聚着力量。它还能鼓舞士气，让船工们在艰苦的劳作中保持斗志，舒缓身心。号子不仅是劳动的指令，更是汉江流域人民情感的寄托。透过它，能清晰看到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习俗、价值取向，以及独特的精神风貌。

由于其形式的特殊性，近年来，以汉江号子为代表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传播面临一定的问题和困境，而数智化手段的有效应用，一定程度上会有益于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1. 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总体情况

早在 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高瞻远瞩地开启了非遗数字化相关文件草案的起草工作。这一举措旨在为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开展的非遗数字化工程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宛如在非遗数字化的茫茫海洋中树立起一座明亮的灯塔，引领着各国探索前行。在非遗数字化保护的赛道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与雄厚的资源，率先发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效。以美国为例，其“美国记忆”工程堪称非遗数字化领域的典范之作。该工程借助先进的数字扫描、多媒体采集等技术，深入挖掘美国本土丰富的非遗音乐资源，从印第安部落的古老歌谣，到黑人灵歌，再到乡村音乐的早期形态，都被一一转化为数字形式存储起来，通过网络平台面向全球开放，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领略美国多元音乐文化的魅力。日本在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同样不遗余力，奥兹地区狮子舞数字化保护工程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日本运用高清摄像、3D 建模等前沿技术，将奥兹地区狮子舞从服饰、道具到舞蹈动作、音乐伴奏等各个细节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数字化记录。这些数字化成果不仅能在博物馆、学校等场所展示，还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广泛传播，极大地提升了奥兹地区狮子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各国的数字化非遗音乐保护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非遗文化的数字化进程，也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非遗音乐资源。

然而，音乐类非遗的数智化国际传播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数字化保护依然是主体，智能化传

承与传播不足；不同国家对其保护政策不同，缺乏国际性的统一保护机制；此外，国际传播还需要跨越语言、文化等障碍，这增加了传播的难度和复杂性。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因为某方面文化特征的突出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形成对外来文化的片面认知。[1]

在国内，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以湖湘非遗音乐数智化传播为代表。该项目利用数字技术，对湖湘地区的传统音乐非遗项目进行保护与传播，有效促进了非遗音乐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这一实践不仅丰富了国内非遗文化的传播方式，也为其他地区的非遗音乐数智化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同样的，国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首先是传承人的老龄化趋势显著，年轻一代对音乐类非遗普遍感到陌生和疏离，甚至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危机。以湖南省为例，音乐类非遗的传承人平均年龄偏高，40 岁以下的传承人占比微乎其微，人才断层问题十分突出。老一辈艺术家数量逐渐减少，而年轻一代对传统音乐的兴趣和认知程度较低，使得技艺传承困难重重。此外，现代文化的冲击和市场化困境也不容忽视。随着流行音乐和现代文化的广泛普及，音乐类非遗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年轻人更倾向于接受快节奏、轻松时尚的音乐，对传统音乐的兴趣日益减弱。在市场化进程中，音乐类非遗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市场需求不足、演出形式与现代社会需求脱节等，这些问题导致其在市场中难以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总之，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在展现其独特魅力的基础上与国际展开合作，但也面临技术文化差异、版权与商业化等难题。为此，政府、文化机构、科技企业和社会各界需共同发力，加大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如此，音乐类非遗定能在数智化国际传播中大放异彩，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发展。

2. 数智化技术对非遗音乐的影响

数智技术在非遗音乐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的角色，有效拓宽了非遗音乐的传播途径和受众范围。通过采用现代数智技术，非遗音乐不再受限于传统面对面的传授与演出环境，而是能以高效且广泛的态势渗透至网络空间，提高公众对其的可感知度和接触便利性。[2]

数字化媒介的多样性为音乐类非遗的国际传播插上了翅膀。首先，基于网络的数字化传播媒介，如非遗官方网站、国际非遗博览园网站等，为音乐类非遗提供了广阔的在线展示舞台。这些平台不仅汇聚了丰富的非遗音乐资源，还通过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非遗音乐的独特韵味，让全球观众能够轻松访问并深入了解。其次，智能设备的普及进一步拓宽了音乐类非遗的传播渠道。步入数字时代，手机应用程序、智能音箱等设备摇身一变，成为非遗音乐传播的全新媒介。它们一举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桎梏，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聆听非遗音乐，促使传统文化毫无阻碍地融入现代生活。与此同时，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为音乐类非遗实现年轻化传播开辟了崭新道路。凭借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媒体平台，非遗音乐以鲜活立体的姿态展现在年轻受众眼前，极大地提升了文化的魅力，切实有力地推动了非遗文化的世代传承。

数智技术的创新应用让音乐类非遗焕发新生。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音乐类非遗的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视像化技术的提升，如全息投影、3D 互动设备等，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的非遗音乐体验，让他们仿佛置身于古老的音乐场景中，深刻感受非遗音乐的魅力。此外，数字融合技术的发展催生了非遗音乐与现代科技、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非遗主题数字游戏、在线教育课程等新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应运而生，不仅丰富了非遗音乐的传播形式，也拓宽了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并爱上这一传统文化。

国际传播渠道与平台的拓展助力音乐类非遗走向世界。为了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音乐类非遗积极搭建国际化的数字网站，通过多语种介绍和展示，让全球受众能够无障碍地了解非遗音乐的魅力。同时，与国际媒体的合作也为非遗音乐的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国外媒体、社交媒体等联合出品的非遗相关电影、纪录片等，不仅提升了非遗音乐的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然而，数智化在创造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挑战。数智化国际传播要求传播者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以确保非遗文化的准确传达和深度解读。同时，如何在保持非遗文化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现代化改造，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的关注和喜爱，也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综上所述，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是一项复杂而

艰巨的任务，而我国的数智化非遗音乐国际传播需要我们在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探索，以推动音乐类非遗的繁荣发展，最终被世界所接受和欣赏。

3. 汉江号子国内外传播现状

汉江号子，作为音乐类艺术瑰宝，其传播现状受到了多方关注。这种民间音乐形式忠实地记录着汉江船工们的血泪与心酸，展现了劳动人民勇于与自然拼搏的大无畏精神。在传播方面，汉江号子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挑战，同时也受益于现代媒体的传播力量，获得多样化的传播渠道。

汉江号子于 2009 年 6 月作为民间音乐类项目被列入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设立专项资金、举办汉江号子展演活动等方式，为其传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平台。汉江号子的传统传播活动主要包括展演活动和学校教育传承。如“美丽汉江美好生活”南水北调中线城市区域文化交流暨第二届“汉江号子”传承保护专题研讨交流展演活动，吸引了来自陕南汉中、安康汉江流域以及湖北等地的众多文化机构参与，通过现场表演的形式展示汉江号子，让参会人员和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其魅力。在郧西县景阳乡，当地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让学生捧着民歌精选唱本，在村里民间歌手指导下学唱包括汉江号子在内的动人旋律，使汉江号子在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承和传播。

与此同时，汉江号子的数字化传播也有所开展，主要为网络媒体传播。“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个人话语权的提升，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和被传播者，提高了民众的自主参与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发展提供支撑。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种社交媒体层出不穷，因其交互性强、快捷生动而成为网民特别是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3] 网络媒体对汉江号子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传播，如“镇巴民歌唱响全国原生态船工号子邀请展演舞台”的报道，让更多人了解汉江号子。

4. 汉江号子数智化国际传播困境

在数智化的时代背景下，汉江号子作为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具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形式，其国际传播之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不同维度的传播困境，其中包括传播主体困境、内容困境、媒介困境、受众困境以及传播效果困境。

4.1 传播主体困境

音乐类非遗如汉江号子具有活态性，即在发展过程中运用技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口传心授来实现活态记忆。随着时代的变迁，活态性特征最容易遭受流失。汉江号子传承人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体由于缺乏生存空间被迫改行谋生，影响了汉江号子的传承与传播。同时，汉江号子的国际化传播也需要既懂音乐又懂外语、具有跨文化传播等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然而，目前这类复合型人才相对短缺，限制了汉江号子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4.2 传播内容困境

由于一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使汉江号子在传承过程中流于形式，故而保护下来的汉江号子只存在整体框架而没有做细做精，且存在未得到“原样”保护、“走样”的现象，其精髓没有被完整地传承和保护下来。

4.3 传播媒介困境

通过搜索各网络平台，发现对汉江号子的介绍和研究的视频或文字极为有限，且质量参差不齐，且多数视频或文字存在内容简单、粗浅，同质化严重，缺乏逻辑，呈现形式单一，缺乏文化解读、创新性和深度等问题。

4.4 传播受众困境

目前国内对汉江号子的研究数量极为有限，缺乏文学、美学、民俗学、音乐学等跨学科的文化艺术研究，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民间也缺乏广泛的受众，很多年轻人对这一非遗形式缺乏兴趣和探究的热情。

在国际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审美观念、音乐传统等存在很大差异，这给汉江号子的国际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一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的音乐类非遗项目，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观众来说，可能会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难以被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

4.5 传播效果困境

鉴于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受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汉江号子的传播效果不够理想。同时，与流行音乐相比，音乐类非遗的市场需求相对较小，商业价值开发不足。这导致汉江号子在资金投入、创作创新、推广传播等方面面临困境，传播效果大受影响，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音乐类非遗的传统口传心授方式虽然宝贵，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难以广泛普及。传播是达成非遗保护目标的重要环节，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新媒体等

越来越成为非遗传播的核心途径。[4]

音乐类非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智化国际传播对于推动文化多样性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的现状，尤其是汉江号子的国内外传播情况，并分析归纳了汉江号子数智化国际传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希望据此为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的广泛和深入提供一定的借鉴。未来，随着数智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音乐类非遗的国际传播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管佩天 . 晕轮效应下巴蜀非遗传统音乐在国际交流中的可视化传播 [G]. 大观 (论坛),2024(07):111-113

[2] 朱菁 , 张红霞 .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与红色文化研究——以兴国山歌为例 [J]. 音乐生活 ,2024(06):90-93

[3] 许昊 , 柳集文 .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与整合传播——基于湖南岳阳洞庭渔歌的考察 [J]. 新媒体研究 ,2020,6(07):121-124.

[4] 杨红 .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意义的更新与趋势分析 [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3(05):102-107.

作者简介：

周恬静（2004—）女，陕西榆林人，汉族，西安工程大学 2022 级在读本科生，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陕鼓大道 58 号西安工程大学。

刘蓉（2004—）女，陕西渭南人，汉族，西安工程大学 2022 级在读本科生，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陕鼓大道 58 号西安工程大学。

崔晓丹（1982—）女，黑龙江佳木斯人，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安工程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跨文化翻译，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 19 号西安工程大学。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 2024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音乐类非遗数智化国际传播研究——以汉江号子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10709049。